



红粉心狱

周梅森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奇情系列



红粉心狱

周梅森 著

(京)新登字 0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红粉心狱/周梅森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01. 3

(奇情系列)

ISBN 7-02-000168-8

I. 红… II. 周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10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0132 号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)

北京房山区先锋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字数 300 千字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2.75 插页 2

2001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20000

定价 22.00 元

第一章

郝老将军是天将傍黑时突然从江北前线回来的，事先毫无风声。

最先发现郝老将军回来的是十姨太南如琳。南如琳没想到郝老将军会在这日回来，一大早便溜到同仁里十三号刘公馆打牌，昏天黑地打了整天，就差点儿被郝老将军抓个正着。

这日，南如琳真是丧气得很。

打牌时手气就不好，十二圈下来输了百十块。心里不服，黑着脸还要打，便例外地加了四圈。这四圈仍是背，——尽往外掏钱，却不怎么进钱，渐渐便囊中羞涩起来。最终输光了全部月规，又欠下刘师长二太太十五块钱，南如琳才认了晦气，摸捏着酸痛的腰背回去了。

这一来，耽误了回家的时间，便和郝老将军的车队撞上了。

出了刘公馆的大门没多远，南如琳听得身后一阵汽车喇叭的聒噪，颇不经意地回首一看，却吓了一跳，不是一辆车，竟是好多辆，轧得同仁里街口的土敏土路道上尘土飞扬。

打头的是辆黑卧车，很旧，车头被撞过，南如琳认识，那是章副官长惯常坐的车。后面的车不用看也知道，肯定是郝老将军的铁甲汽车，车两边踏板上必定还站着手提盒子枪的卫兵。

当下便很慌，心砰砰乱跳，浑身上下绵软得很，再不敢想刘

公馆的那桌牌局，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，快快从后门溜回家。可两条腿偏不听使唤，好像稍一挪动就会跌倒。

南如琳只好先背过身，佯装看墙上的告示，面墙站定了。

汽车喇叭声掺和着引擎的轰鸣在身后响，由远及近，惊雷一般。

天黑得尚不彻底，西方的天际还是桔红色的，淡淡的天光伴着缕缕炊烟在街面上飘逸，墙上的告示清晰可辨。南如琳不但能清楚地看到告示上的小字，还能看到自己映在墙上的浓浓身影儿。

这就益发慌乱，怕被坐在车里的郝老将军看见，心里已结结巴巴去想那应答的词句了……

这时，于一片恍惚之中过来两个眉目清秀的青年，——其中一个很熟悉，是同仁里四十号静园里的副官袁季直。

袁季直偶尔也到刘公馆打牌，对南如琳很友好，还借过南如琳五十块钱。

南如琳记得，借去的那五十块钱，袁季直至今未还，不知是忘记了，还是存心想赖掉。南如琳手头也紧，好几次想提，可话到嘴边终又咽了回去。

袁季直借钱不还不好，可真是很懂事的，先见着南如琳神情惊惶，又见着郝老将军的铁甲汽车正开过来，没让南如琳多说什么，就拉着自己的同伴把南如琳的身子挡起了半边。

袁季直和他的同伴站得都很近，南如琳便感到修长的脖子上有袁季直口中呼出的热气在滚动，鼻翼里还钻进了袁季直发膏的香味。袁季直的头发又黑又亮，向两边分着，很漂亮。话也说得

漂亮哩，满口京白，——是和他的同伴说的，就象南如琳不存在一般。

袁季直两眼盯着告示道：

“好，好，抓革命党总是好的。”

袁季直的同伴不知袁季直的用意，扯了扯袁季直的衣襟说：

“咱管他什么革命党呀？走吧，老袁，咱还是先去看看货！”

袁季直暗暗踢了同伴一脚，又把同伴往南如琳身边拉了拉，

悄声道：

“你急什么？货的事回头再说。”

袁季直的同伴似乎这才明白了点什么，看看南如琳，又看看袁季直，不再言声了。

恰在这当儿，郝老将军的铁甲车轰隆隆开到了他们身边，惊天动地的响，还有一阵阵淡蓝色的烟雾飘过来。

嗅着铁甲车吐出的刺鼻烟雾，南如琳浑身禁不住抖了起来。

然而，因着袁季直和他同伴的遮掩，坐在铁甲车里的郝老将军没发现近在眼前的南如琳。

铁甲车从他们身后隆隆开过去了。

南如琳这才慢慢回过头来，冲着袁季直现出两个好看的酒窝，淡淡一笑。

袁季直也冲着南如琳笑了笑，还很友好地对南如琳说了句：

“十太太，快回吧，郝老将军要知道你现在还在外面就麻烦了。”

南如琳很想向袁季直说句感谢的话，可嘴一张却变了，只淡然道：

“有啥麻烦呀，我们郝公馆又不是阎王庙，我们老爷也不是阎王爷。”

袁季直眯着两只大眼睛，笑呵呵地瞅着南如琳挑逗说：

“那好呀，十太太，你既不怕郝老将军用家法治你，咱现在就去‘新共和’听戏，你敢么？”

袁季直很俊气，两眼一眯，益发显得俊气了，南如琳打心里喜欢他，不是郝老将军突然回来，她是真愿和他一起听回戏的。

——只是这袁季直也坏，平日里从不提这碴，今日倒拿这话来将她的军了，因之便道：

“老袁，你莫卖乖，若存心请我，就该早打招呼，——我只怕你没这个胆量，更没这份心哩。”

袁季直脸上的笑凝结了，嘴角抽搐了下，似乎还想再说句什么，可碍着同伴在面前却没能说出口。

南如琳半是挑逗半是轻蔑地冲着袁季直“哼”了一声，转身走了，很镇定，也很孤傲的样子。

镇定和孤傲没保持多会儿便自动消失了。

到得通往郝公馆后门的白举人巷口，南如琳先是快步疾走，后就撩起红缎旗袍上气不接下气地跑。高跟鞋的后跟把青石地面击打得很响，引起巷内两个日本领事馆穿洋服的男人楞楞地盯着她看。

南如琳却顾不得这国际观瞻了，仍是嚣张地跑，一边跑一边想，这时公馆后门可不能关，一关就糟透了。

南如琳揣摩，郝老将军这时候回来不是好兆头。

老头子的定国军和他远房侄子郝宝川的安国军眼下在江北韩

岐一线正僵着，前线战事吃紧，却突然回来，必是省城老营这边出了啥事，她若是这时候被老头子堵在门外，至少要吃上一顿家法哩。

老头子的家法实是厉害，有打人的皮鞭子，有勒人的麻绳，还有杀人的手枪，——且有家庭法庭，正经八百的审判哩！南如琳想想就害怕。

在郝老头子的十个妻妾中，除了正房的郝柯氏没吃过家法，其他九个妾都是吃过的。

这便想到，六太太秀娟和九太太蕊芳恐怕要有麻烦。

九太太蕊芳和护兵队王队长相好，南如琳是知道的，南如琳亲眼看到蕊芳在公馆后花园里和王队长搂在一起亲嘴。后来蕊芳就对南如琳好，不断地送衣料，送一些世面上不大见得到的小玩意给南如琳，南如琳对蕊芳和王队长的事也就装作看不见了，有时还替蕊芳帮点小忙。

六太太秀娟的事南如琳不知道，只是听其它太太们在私下里传，说是秀娟和外面一个小白脸好，似乎还商量过私奔什么的。

如此一想，心绪定了许多。

郝老头子既不是专为她回来的，她就大可不必这般心惊肉跳了。她私自出去打牌，尽管犯了家规，却不是大事，大不了饿一天饭，那九太太蕊芳和六太太秀娟犯了不贞的天条，被郝老头子知道了，可要送命哩。

到得公馆后门，隔着合实的铁栅门，正瞅着护兵队长王队长离去的背影。

王队长两手背在后面，手上提着一串钥匙。

南如琳对着王队长的背轻轻地“哎”了一声，想喊王队长开门，可看看自己的旗袍还撩着，就弯下腰先把旗袍扯整齐了，后来，又稍微定了定神，才喊了王队长。

王队长听得南如琳的呼唤，回转身过来了，麻利地开了门，把南如琳放了进来，还讨好说：

“十太太，你来得真是巧，你们老当家的刚进门。”

南如琳随便问了句：

“江北不是正打着么？老头子咋就回来了？”

王队长说：

“听讲打得不好，老头子的新二师倒戈了，师长刘安杰自说自话通电全省，宣布停战，老头子的仗打不下去了。”

南如琳向寝房所在的第四进院里走着，又问了句：

“那就回来了？”

王队长说：

“可不就回来了。听说刘安杰这会儿也到了省城，老头子大概要和刘安杰做笔交易的，——哎，十太太，你今几个不是在刘公馆打牌么？就没听说点啥么？”

南如琳道：

“我们妇道人家哪管这些事。”

王队长还是问：

“你在刘公馆就没见到刘师长么？”

南如琳摇摇头：

“没见到。”

王队长自语道：

“那刘师长必是在郝宝川的静园了。十太太，你不知道哩，刘师长这回倒戈定和小郝有关，没准就是小郝挑唆的……”

这时已走到第四进院子的花墙前了，南如琳不愿再和王队长罗嗦，怕王队长和蕊芳的那份腥气沾到自己身上。刚巧，这时又在花墙那边看到个人影闪了下，南如琳就更不敢和王队长罗嗦了，努努嘴让王队长走开，自己三脚两步进了四进院子的月亮门。

花墙那边的人却是九太太蕊芳。

蕊芳一见南如琳，便疾疾地走过来，扯着南如琳的手说：

“好我的个妹，你可算回来了！咱合家老小都等着见老当家的，里外就差你和秀娟。秀娟活该倒霉，我管不了，妹妹你我却是管要的，我就来找你了，怕你被关在门外。”

南如琳问：

“郝柯氏可知道我不在？”

蕊芳说：

“咋不知道？知道的，我给挡了，说你正病着呢，不是连晌午饭都没吃么？老妖婆象没起疑，只说老头子回来了，叫你去见。”

一边说着，蕊芳一边还给南如琳整着前额被风吹散的乱发。

南如琳听说秀娟也没回来，就替秀娟担起心来，说：

“秀娟该不会出事吧？听说老头子在江北吃了憋，正在气头上，要是发现秀娟这时还在外面野着，还不知咋着整治她呢！”

蕊芳道：

“咱不替她操心，她就是吃了家法也是活该，咱快到前院厅

堂去见老头子吧！”

走在路上，蕊芳又说：

“老头子火气是挺大，像吃了枪药似的，郝柯氏那老妖婆也阴着脸，咱们说话可得小心了。”

南如琳悄悄贴着蕊芳的耳根说了句：

“九姐，你放心，你和咱王队长的事我咋着也不会说漏嘴。”

蕊芳也回报道：

“你到刘公馆玩牌的事，我也是决不会说的。”

南如琳觉着屈，想说，我的事和你的事不同哩，可话到嘴边终没说出口，心道，也许日后袁季直真会请她去听戏，请她去约会，她或许也要用着蕊芳的，如此一来，就和蕊芳扯平了，——当然，眼下还没扯平。

蕊芳大约是猜到了南如琳的心事，象似无意地问了句：

“又输钱了吧？”

南如琳点点头：

“手气总不见好，这月月规全输光了……”

蕊芳稍一踌躇便道：

“我再借点给你。”

这倒让南如琳不好意思了：

“我上月借你的一百还没还呢！”

蕊芳笑道：

“赢了一齐还我就是。”

南如琳怪没信心地说：

“要……要是再输呢？”

蕊芳道：

“那我也不能逼你上吊嘛，——咱们谁跟谁呀！”

这么嘀嘀咕咕说着，二人顺着公馆院内的石板路到了头进院子。

头进院子的厅堂门关着，门前空落落的，一个人见不到，只西面车库有几个当兵的车夫在摆弄车。厅堂里也很静，没有什么言语声传出来。

这空落和沉静让南如琳不安。

南如琳觉着要出事，心里揪揪的，且想尿尿。本来还欲装出点病容来，时下却不用装了，身子真就软得很，晃晃的，老想往蕊芳身上依。

蕊芳也怕，脸上却做出一副不怕的样子，还扯着南如琳的手假模假样地说着药理、病理。

南如琳分明感觉到蕊芳的手在抖，手上还尽是汗。

到得厅堂门前，二人正要推门进去，却听得静得吓人的厅堂里传出郝老将军一声霹雳似地叫：

“把这两个贱货押进来！”

蕊芳怔住了，一瞬间脸色苍白，手扶着门沿才没栽倒。

南如琳心中一惊，不知咋的腿裆就热，过后才发现是尿湿了贴身穿的花裤头，浸得屁股和大腿一片暗红……

第二章

押进来的是六太太秀娟。

是从内室押进厅堂来的。

一起押着的还有给郝公馆女眷拉包车的车夫关麻子。

两人都五花大绑着，是背对背绑在一块的，关麻子的嘴还被一块脏布堵着。麻绳在秀娟和关麻子身上勒得很深，有些地方都勒出了血。尤其是秀娟，被勒得可怜，细嫩的脖子上血痕道道，原本束着抹胸布的乳房裸露着半截，红绸抹胸布挂落出来，像似胸腔里的肝肠都被掏出了。

关麻子很高，很壮，又很丑，秀娟娇小，瘦弱，却天生丽质，绑在一起很不般配。

南如琳觉得，绑在一起的不是两个人，倒像是秀娟被绑在一截又粗又壮的黑树桩上。

南如琳认定关麻子不是人，是树桩。

进而便觉着惊异：生性冷傲的秀娟咋会和关麻子这黑树桩好上了？都传说和秀娟好的是个外面的小白脸，咋变成了这丑老关？他们又是咋着被郝老头子发现的呢？

不便问，也不敢问。

南如琳心中揣摩，今日这一切怕都与郝柯氏这老妖婆有关，

老妖婆恐怕早就把秀娟擒获了，只是瞒着众太太们。

细想一下又发现，秀娟确是有两天没见面了，原以为是在外面撒欢，却不料已被那老妖婆捺到了屠案上，只等着老头子回来挨刀了。

这便忘了往日的怨恨，不由地可怜起秀娟来，飞向秀娟的眼光总是柔柔的。心里默默对秀娟说，六姐，你别恨我，这次可不是我使你的坏，我可没这么毒哩。

六太太秀娟不看南如琳，也不看众人，只低头看着发潮的青砖地面，披散下的黑头发把自己姣好的容颜遮住了，遮得不严，头发的间隙有条条肉色露出来，灯光照上去白得惨人。

厅堂里是死静的。

郝老头子和大太太郝柯氏神像般的在屋子正中的太师椅上端坐着。

郝老头子手里把玩着左轮枪，两只眼只看枪，不看人。

郝柯氏筋骨暴突的手上攥着郝家妻妾的功过簿，昏黄的眼睛却不去看功过簿，偏骨碌碌在众姨太太们身上转。

二人身后站着章副官长和护兵，章副官长脸色铁青，啥人的眼光撞上去都会迸出火星。

除了六太太秀娟，其余八个姨太太都是靠两旁站着的，南如琳和蕊芳来得最晚，就站在靠门最近的边角上，身后本是有座椅的，可郝老头子和郝柯氏不说坐，谁也不敢坐。

足足僵了有几分钟，骇人的气氛造足了，郝老头子把手上的左轮枪放到了面前的八仙桌上，先喝了通水，又环顾四周看了看，才清清嗓门说话了，口气还算和蔼，先问：

“都到齐了吧？”

没人敢回话，只郝柯氏点了下头，说：

“齐了，十太太说是病着呢，也被九太太叫来了。是我让叫的。”

郝老头子眼光落在南如琳身上，问：

“是哪儿不好？看过医生了么？”

南如琳说：

“也没啥大病，只是着了凉……”

郝老头子怜惜地道：

“你就是不当心，快二十岁的人了，还象个大孩子！”

又瞅着蕊芳说：

“还有你，蕊芳，也是不知照料自己的。我在江北最忧心的就是你们两个，想到你们连仗都打不好！”

南如琳想说句好听的话，讨老头子欢心，可没来得及开口，郝柯氏已接着老头子的话题上了劲，南如琳因而也就作罢了。

郝柯氏说：

“你看咱老爷，为咱一家老小真是操碎了心，可有的人偏不知廉耻……”

郝老头子不让郝柯氏说下去，冲着郝柯氏摆摆手，又对分立两旁的众太太们说：

“坐，你们都坐吧！如琳、蕊芳，你们两个坐近些。”

众姨太太们这才得了赦令，一一落座，厅堂里响起了一阵椅凳的“吱呀”声。

南如琳和蕊芳受到老头子特别的恩宠，坐到了老头子近前，

当即嗅到了老头子嘴里呼出的大蒜味。

郝老头子像似把六太太秀娟忘了，见成群的妻妾在自己面前坐好了，才缓缓说道：

“今天我要给你们讲个故事。是关乎秀娟的……”

南如琳的眼睛睁大了，定定地盯着郝老头子看。

郝老头子很动感情：

“你们这些妻妾中，我敢说我对秀娟是最好的。这些事如琳和蕊芳进门晚，不知道，其他人都是知道的。六年前，搞联省自治的时候，我那个混账侄子郝宝川和我闹翻了，夜袭我的行营，打得我措手不及。乱中秀娟被郝宝川手下的马旅长掠去了，我急得差点没跳河。当时我记得清楚，秀娟是由我的卫队长老邢护着撤的，我和老邢说过，就是卫队百十口人全打光，也得护好秀娟，可老邢竟给我护丢了，我一气一急之下，在洗马河边一枪把老邢崩了……”

郝柯氏插上来说：

“老邢可是个大好人哟，我现如今还记着他呢。”

郝老头子呷了口茶，接着说：

“崩了老邢，我立马给郝宝川挂电话，对这小混蛋说：秀娟是你婶子，你要敢打她的主意就是乱伦。你们猜那小混蛋咋说的？他说，他可没打秀娟的主意，只是保不住马旅长不打秀娟的主意。还说，马旅长也没啥别的喜好，就喜玩个女人。我一听这话慌了，就和郝宝川谈判。郝宝川说，要他送回秀娟也行，我得把江北郭歧整整一个县的地盘割给他。我为了秀娟，心一狠，竟割了。我的老五团从郭歧撤走时，一个个眼泪汪汪呀。章副官

长，是不是呀？”

立在一旁的章副官长证实道：

“是这话，郝老将军对六太太真没话说！”

郝老头子话题一转：

“可秀娟又咋对我呢？她竟敢和拉包车的关麻子私通，前天还想私奔，——不是大太太拦得及时，真就奔走了，她竟然就敢！”

郝老头子的面孔这才对着了秀娟，手也抬起了，指着被捆作一团的秀娟，对众人说：

“你们看，这就是老子用一个韩城县换回来的东西！一个破货！”

秀娟大抵知道自己是难逃一死了，竟缓缓抬起头，泪眼朦胧地看着郝老头子说：

“那……那是你想换的，我……我当初若是跟了马旅长，许就没有今日这一出了！”

郝老头子不睬秀娟，脸一转继续对众姨太太说：

“我郝某对你们的好处从没想过要你们报答，只是希求你们都真心对我。你们也知道，韩城现在正打着，打得很苦。我的定国军中出了逆贼，新二师的刘安杰反了；原想回家静静心，没想到这里竟也出了逆贼！”

秀娟不服，又叫道：

“我……我要是逆贼，你这……这一屋子年轻太太就都是逆贼。你叫她们说说心里话，谁……谁不想到外面找个乐？谁想在这棺材一样的公馆里当……当活死人？！”